

蘇維埃人群像

鐵霍諾夫著 林陵譯

鐵霍諾夫著

(Николай Тихонов)

林 陵 譯

蘇維埃人羣像

— 列寧格勒故事 —

(ЧЕРТЫ СОВЕТСКОГО ЧЕЛОВЕКА)

上 海

蘇商時代書報出版社

一 九 四 六 年

亞歷克賽·托爾斯泰
(Алексей Толстой)

尼古拉·鐵霍諾夫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結束了蘇維埃文學的整個時期。這個時期是在二十年代以剛剛勝利結束的對干涉軍和白軍的戰爭的一般的浪漫主義的題材開始的；作家們都很年青，沒有經驗，滿懷着熱烈的希望；這是狂飈之春；後來開始了新經濟政策的歧途和文學的分歧；浪漫主義的題材枯竭了，大家着手作種種的鑽研：形式，內容，文學的主人公；產生了左勤克（Зощенко 一譯淑雪兼珂）的優美的諷刺；嘲笑的針刺銳利起來，但是新經濟政策已經首先結束了。

國家面臨了世界大戰的不可避免性，國家的全部力量，文學也包括在內，都導入緊張和急促地準備作爭取蘇維埃聯邦的生命和獨立的鬥爭的河床。勞動，成長，征服，建造工場，機器，電力站，城市的千百萬羣衆成爲這三個五年計劃時代的文學的主人公，有時候主人公就是建設的目標。文學是有目的性的，它的目的是具體的，實質的。

於是世界大戰來了。有幾個作家投下了手裏的筆，因為整整十五年的題材立刻完結了；這些作家在戰爭最初幾個月中的沉默，並不是因為怕什麼，而是必需作內部的藝術的改造。

開始找取新的題材，找取主人公。現在這個題材是祖國和勝利。還有英雄：這是俄羅斯蘇維埃人——有名有姓的具體的人，人民之子，衛國戰爭的英雄。

尼古拉·鐵霍諾夫在列寧格勒住過八個月。像所有的列寧格勒人一樣，像才華煥發的叔斯達柯維赤（Шостакович）一樣，他深刻地體驗了被圍的苦難，為偉大的城所受痛苦，為總愛祖國所受痛苦。他也有這種改造。戰前的最後幾年中他已經不寫散文，他差不多完全從事翻譯，特別是從喬治亞文翻譯，但是在十一月中，正當在蘇維埃軍隊進攻之前，他從列寧格勒發出了詩篇『基洛夫和我們同在』（Киров с нами）。

一大堆黑黝黝的樓房，
彷彿是兇險的夢鄉，
在列寧格勒鐵的黑夜
被圍之城怎樣安祥。
但是安祥被戰鬥裂破：
警笛招呼人去站崗，
炸彈在聶瓦河上噙哨，
捲起烈火焚燒橋樑。

.....
海岸上站着看守的兵，
他守衛列寧格勒城，
這張朝氣的年輕面孔，
勾起他許多舊事情。

.....
昏暗中的探照燈挖出，
他那頂在火中的帽子，

勝利的稱呼「基洛夫」
像電閃在上面顯示。

.....

「就使我們肉湯是清水，
讓食糧貴得像黃金，
將來我們有空休息，
現在却要豎立像個人。」

.....

在列寧格勒鐵的黑夜
基洛夫在滿城巡哨。
他驕矜的心十分欣喜，
人民這樣不折不扣，

.....

他看見：有火箭在飛昇，
大火透出夜之霞光，
那裏藏着敵人的哨兵，
德國侵略軍的營房。

.....

在列寧格勒鐵的黑夜，
當大砲瘋狂的轟響，
列寧城人整隊的出征，
去給德國軍隊送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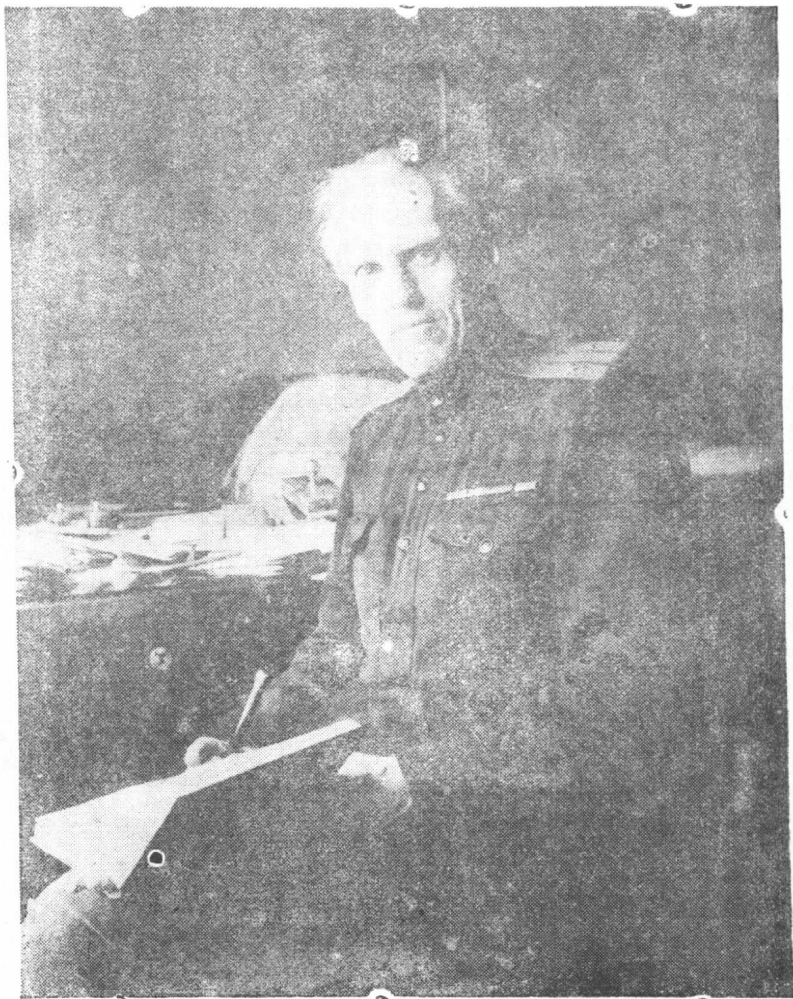
這一首優美的詩篇的靈感是謹嚴和崇高的，正像偉大的列寧城那樣
謹嚴和崇高無上。詩的節奏是不屈不撓的進軍，像是大軍出征的步調，
鬚鬚是「鋼騎士」馬蹄重擊懸崖的回聲。詩差不多像文選似地曠暢，猶
如給孩子讀的故事；在這一點上，尼古拉·鐵霍諾夫和他的偉大的導師
萊蒙托夫有着近似之處。這是咬緊的牙齒中透露出來的歌。敵人聽了
基洛夫在列寧格勒的花崗石上闊步的鐵一樣的脚步聲是要退避三舍的，
——他的脚步聲是列寧格勒的心的跳躍。

尼古拉·鐵霍諾夫後來發表了他第一批短篇小說十篇：『蘇維埃人羣像』（Черты советского человека）。他在我們蘇維埃作家中第一個找到藝術的文字來描述我們時代的英雄，描述許多無聲無嗅的人，——古怪的攝影師，年老的軍事工程師，母親，少女，孩子，醒悟的畫家：這些俄羅斯人，他們在苦難的日子，純樸，隱藏和虛心地在自己身上找到了精神的高潔，他們的靈魂是像鑽石似的一滴一滴眼淚那樣的繁爛晶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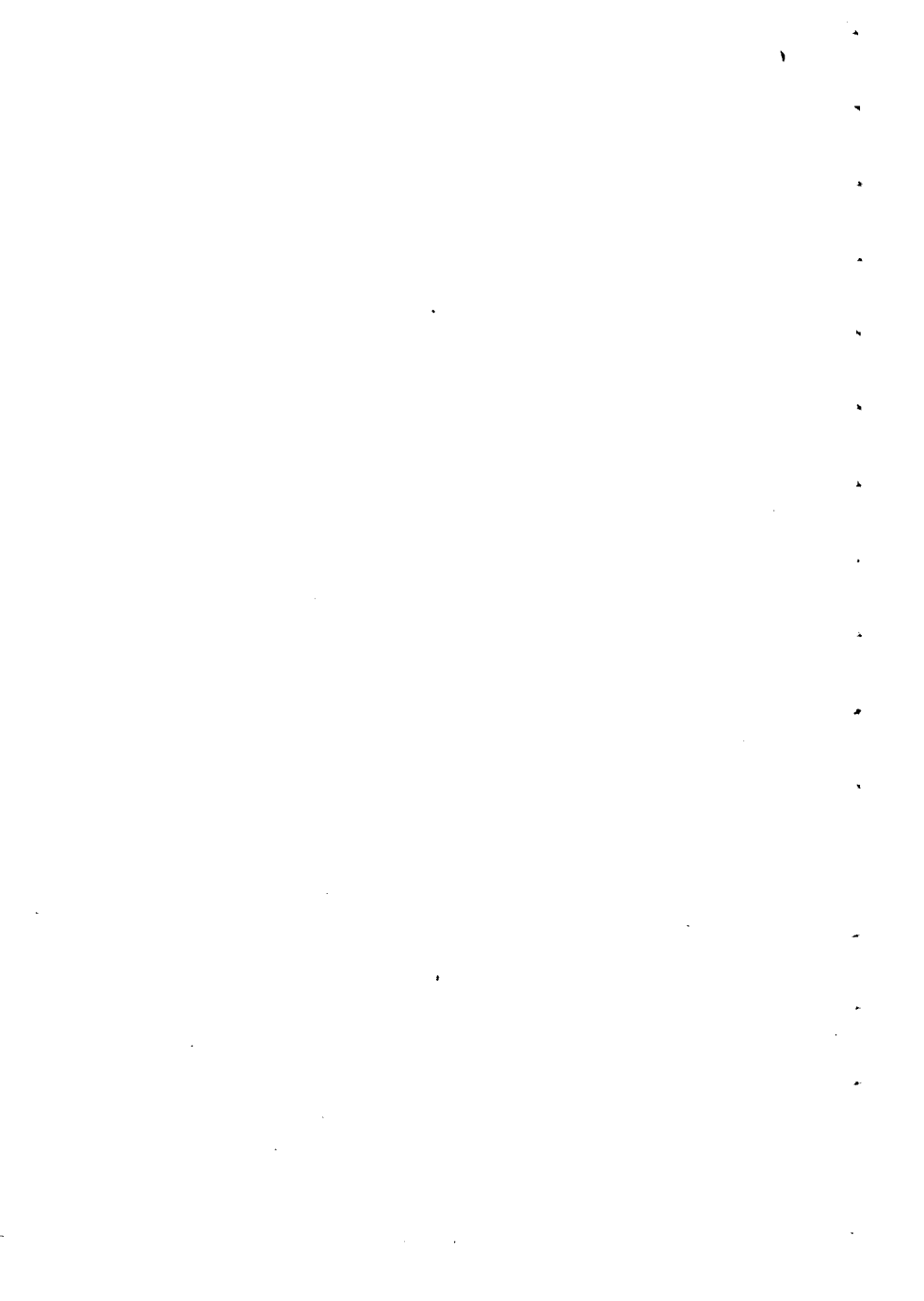
假使我們的國家是這樣，——像烏鴉啼叫似的聲嘶的可惡的敵人是不能摧折和征服它的。

我們的祖國是英雄的搖籃，熱烈如火的號子，這兒泳游着純真的靈魂，它們漸漸變成像金剛石般堅硬了。

鐵霍諾夫的短篇小說對於我們時代是很重要的，正像是首先指出走向蘇維埃文學新時代的路標。這將是新的文藝復興的偉大和燦爛的時代，崇高的人文主義的時代，藝術家將在這兒勞作、為未來的幸福的世代用人型石雕刻出勝利者的英雄，解放者的英雄的形象以作紀念。



鐵霍諾夫——生於一八九五年，是蘇聯的大詩人，速寫家。
在蘇聯衛國戰爭時期他寫了許多長短詩篇，其中最著的為「基洛夫和我們同在」。一九四四年他當選為蘇聯作家協會主席。



蘇維埃人羣像

— 列寧格勒故事 —

一 筏上的人

輪船沉沒了。船尾高高的翹在水上，船尾上豎著一堵黑色的煤灰牆。炸彈正巧打中船心，把這煤灰從煤坑底裏掀出來，緩緩的落在漂浮者的頭上，斷木碎片上，向海之無底洞沉下去的船尾上。

在那些跳到芬蘭灣寒冷的秋水裏去的無辜旅客中間，有一位照相師。掛在肩上皮帶上的沉重的「徠卡●」照相機拉他往下沉。薄暗的綠水，在耳朵裏喧嘩，襲擊這隻平靜的小小輪船的那架德國轟炸機的摩托，從天上傳下嗡嗡的響聲。船上連一尊砲，一支槍都沒有，只有婦女和兒童，老人和病人。並沒有軍人。

●徠卡（Лейка）為德國製造的一種照相機。

照相師斷定，生命的一切是完了，用沉溺者所特有的多餘的動作來折磨自己，是不值得的。試圖給自己想像，這是一個無聊而又可怕的夢，然而，啊，水沖進他的嘴，眼睛，身體奇怪地麻木了，不感到寒冷……

他把雙手交叉在胸口，閉上眼睛，竭力給自己最後一次的想像自己和兒女。

它們在意識中模糊的產生，但又消失了，好像是浪濤把它們洗去似的。他低着頭向水裏鑽。但是他沒有鑽到底。水把他拋到上面來。一半被浪濤窒息，一半被浪濤壓進的他又重新來到上面，張開眼睛，看見散佈着人頭的海，低迷的太陽，鉛色的烏雲，並且聽到機槍的聲

達之處。

這是德國人在溺沒着的人們的上空飛過，掃射他們

他是這樣的嫌惡和難過，他決定重新回到水底下去。他又交叉着手，於是那隻他把它常做最貴重的武器看待的沉重的照相機又拉他沉向綠色的深處。有一種軟弱漸漸透進他的身體。雙腿漸漸萎軟了，腦袋裏也一切都模糊了。

浪濤又把他拋到上面，但是他已經不再張開眼睛，怕再看到可怕的景象。他閉着眼睛在起泡沫的浪頭中間搖幌着，好像被兩股浪濤壓倒和屈服了似的，——那兩股浪濤好似互相搶着他，把他從這邊拋到那邊。它們就這樣把他玩弄了一些時候，真是奇怪的事情，他的腦袋竟甯許清明起來了。

這時一股勁把他直往上推，本來一直沒有感覺到什麼痛楚的他，感到肩頭上一下猛烈的撞擊，張開眼睛一看，看見他被堆起和木筏並排在一起，他注視一下這在致命時分急忙和胡亂所做成的鬆弛而可憐的建築物，抬眼去看它的乘客，怎麼也沒有勇氣企圖攀到上面去，只是用雙手抓住了木板的邊緣，從水裏鑽出來，張開滿胸，透一口新鮮空氣。

甯醒了的他，把額上的濕髮抹到後面，開始用另一種眼睛去看木筏。筏上坐着三個男子和一個女子。男子們都是渾身浸潮的，默默的，陰沉的。他們緊緊的抓住木板，不看那女人。那女人用可怕的，不斷的聲音呼喊着：它一會高而尖利，一會困憊而怨暴的在空曠的海上震響着。

她的抓破的面頰和蓬亂的頭髮，張得很大的眼睛，——在在都說明絕望已經到最後階段，這絕望已經不分好歹。男子們扯成粉碎的衣服，他們愁眉不展的面孔，緊閉的嘴唇——這一切是離照相師這樣近，他不禁把視線從這一種沉默的不動轉移到那女人座攀似的亂動上去，那女人是這樣狂叫，甚至他那半聾的水底居民的聽覺也被這叫聲震聾了。

照相師把身子舉到木板上，嘴裏吐出一口苦水，對不動的男子們說道：

「難道你們不能使這女子安靜嗎？」

男子們朝他漠不相關而陰沉的看了一眼。木板幌得厲害，爲了不致摔到木板下面去，照相師必須緊張起所有的力量。一個在他頭上泛過去的巨浪完全使他回復了安靜。

後來抓着那堅實的木板覺得非常舒服……

那女人在自己扯着自己的衣服，眺望着夜色從那裏推向前來的遠方，他想用自以為如雷的歡音，打斷她的叫聲，問道：

「這裏誰是共產黨員？」

靠他最邊末的一個人從上到下的朝他直視一下，說道：「我是……」並且伸出手來，想幫助照相師爬到木筏上去。

「那末你是怎麼一回事，同志，」照相師緩緩的說。「這女人這樣叫喊，應該使他安靜——你，同志……」

這時一個巨浪撲到木筏上，筏上的人都消失到黑暗裏去了，而照相師則落到他還沒有去過的深處，——他覺得這一新的潛入是這樣沉重。

當他再被拋到上面來的時候，他在近處什麼木筏都找不到了，只有三塊奇怪的木板漂到他身上來，他就看中它們給自己享用。但是騎到它們身上去可不是這樣容易。它們逃開他的手，板脊橫立起來，這時他明白了，假使他不和他的照相機，——他經常的好旅伴告別，那末木板就捨他而去自己流浪了，可是和木板在一塊還有獲救的最後希

望，因為黃昏已經近來了，

他嘆息地解開皮帶上的扣子，皮帶從他的肩膀上落下來。照相機獨自往水底沉去。過了一瞬，照相師躺在木板上，把它們潮濕的邊緣緊貼住面頰，海水和他的淚水混在一塊。他用真正的眼淚哀哭照相機的逝去。……

在照相師所服務的機關裏，來了一位身材高大，面色陰沉，鼻子有着傷痕的人，問這裏的首長是誰，以便向他報告照相師的死耗，講述他們——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在輪船被德國飛機炸沉後逃生在木筏上，那位照相師曾漂到木筏跟前。他開始說，後來浪濤沖來，把他帶到海裏，遠離木筏去了。他是在輪船出發的地方碰見這位照相師的。這是一個很值得讚揚的人，是一個好人……在那最後危急的時分，他還是自持很嚴……

這時人們打斷那說話的人

「你可以把這事親自告訴照相師，因為他就在鄰室裏。」

「怎麼，在鄰室裏？」那講述的人叫了起來，「他得救了嗎？」
「得救了！」

於是便把照相師招呼來。照相師認出這就是木筏上回答他「是我」的那人。他微笑着，問道：「啊

，那女人怎樣了？把她安靜了嗎？」

那有着傷痕的人有些難為情，但還是回答道：「把她安靜了。握住她的手，使她安靜了。你的一聲呼喊回復了我們大家的生命。你是這樣突然的從海裏冒出來，又這樣

突然的消失，使我們後來獲救之後一直想念你，談論你。我到這裏來是特為講述你的行為的……」

「啊，那算什麼行為，」照相師說。「可是照相機落到海底裏去了，假使你知道是那樣的照相機……唉！」

二 決 鬥

德國飛行士清楚的看到了他的戰利品：在宛似綠色蛋糕的樹林中央橫陳着一條黃色的狹帶。一列滿載軍火的長長的列車在土阜上爬行着，對於森林簡直是用不着什麼垂直低降飛行的。只要等候列車開近兩處森林之間的露天曠地的出口處，那時就可以平平安安的和萬無一失的把它大肆轟炸。

飛機展翅飛翔，向陽光閃耀一下，並且飛了一圈，昇向高處，然後再向田野疾降。兩條污泥的潰泉在預想列車該在那裏出現的土阜兩旁升起。但是飛行士看一下森林，他看見列車開到露天曠地的時候，又倏然的退縮到森林裏面去了。炸彈落了個空。

德國人又飛了一圈，斷定他現在可不會再失之交臂了。列車在露天的曠地疾馳而過。它那裏會知道

，它在森林裏現在又要碰到什麼。被轟擊得拔離原地的沉重的松樹將倒在車輾上。松樹白白的倒下。列車穿過這地方。炸彈又白白的耗費了。

飛行士破口大罵。軌道這動轉不靈的，長長的運貨列車就能夠毫不受懲的通過嗎？德國人向森林直垂下降，正當列車的中央。可能是他計算得不好，可能這裏又發生了什麼意外，炸彈並沒有落在列車上，而落在森林裏了。捉拿不住的列車繼續它自己的路程，任性的向前駛着。

「好安心！」——德國人說。「現在我們來好好的談談吧。」

他開始計算了，嚴格而仔細的環視曠野。這不平凡的圍獵甚至於很使他迷戀。

他又從雲層裏衝到地面上去，

帶到一條透明的煙帶在赤熱的空氣中抖動的那地方去。似乎他就要嵌進火車頭裏去了。但是好似有人在千鈞一髮的時候把列車從他爪鬣之下搶開了。爆炸的轟響聲還在耳際繚繞，但是有一種清楚的感覺：落空了。他看看下面：真是這樣。列車走着，秋毫未被侵犯。

德國人明白了，不知是誰的並不稍遜的頑強的意志不肯對他讓步，機師有着鐵的眼睛，計算是奇怪而準確的，要捉住他並不是這樣容易。

決鬥延續着。炸彈落在列車的前面，後面，兩側，但是這怪物，——正如德國人私自稱呼它的那樣，向車站走去，好似有無形的精靈在保佑着它。

列車作着奇怪的跳躍，所有的掛鉤都狂暴的發出鏗鏘之聲，在下坡的時候，他像戴着口銜的馬似的疾馳着。並且正就在又有炸彈在等候它的時候，它便不向前爬行。它退到後面去，停下來，或是蹣跚而行，或是飛逝如箭，——這默默無言的，順從它駕駛者的長長的列車，無論什麼都辦得到！炸彈像爆竹似的炸裂。

德國人弄得滿頭是汗。他往下飛，一次一次的撲來進攻。他最後

一次猜對了。列車沒救了。機師第一次犯了錯誤。但是咒罵從法西斯蒂風吹日曝的嘴唇裏迸裂出來：炸彈完了……沒有什麼可炸的了！

於是他便沿着列車飛，把一排排的機槍子彈撒在列車上，但是這裏又有森林出現了，不知是那一個鬼怪無巧不巧的拋開了它，於是列車又一無損害的在綠色的陰暗中滑行，似乎任什麼都不能抓住它。法西斯蒂發瘋了。他瞄準機車，瞄準這躲在那裏，在薄薄牆壁之後的敵人，瞄準這譏笑他「空中大王」全部勇氣的，像瘋子似的在原野和森林裏開駛自己列車的這位可怕的俄羅斯工人……子彈在列車上面飛過，有些落在車輪下面，打在鐵軌上鏗然而響，可是列車仍舊走着。

……

德國人困憊得洩氣了。藍天爆然而笑。是一個水晶似的暢朗的秋天，有些類似惠斯特法爾 Best-fаль[●] 的遙遠的秋天。子彈用完了。決鬥也完結了。俄羅斯人在那裏，在下面，勝利了。用整個飛機去打擊它嗎？用瘋狂去停止瘋狂嗎？顫抖在法西斯蒂的背上爬過。

他降下去，懷着好奇心和憎恨心在列車上空飛過。他不能看見，

●德國地名。

機師的凝視的眼睛在監視他，機師只是說：「怎樣，壞蛋，到手了嗎？」

機車懷着蔑視越過黑影，並且壓碎它，那伸展翅翼在路軌上的敵機的黑影。

三 新 人

一個氣吁喘喘的，心情奮激的，手足無措的人站着。

「我費好大的氣力才把你們找到，在這樣的黑暗中就連自己的家也找不到的，」他說，把帽子上的雪撲下來。「這是產科醫院嗎？」

「是的，」人們對他說。「怎麼一回事，同志？」

「怎麼一回事——有一個女人在那裏的小弄堂裏生產，看是怎麼一回事……」

「你是什麼人？」

「我是過路人。打夜班回去。我們快些去吧。我去指給你們看。噯，就是這樣……我走着，看見她在那裏。除我之外，誰也沒有……可是我又不是產婆。」

過了一分鐘伊林娜，護士和那位行人迅速的在雪堆上走着。很黑很黑。房子就像崖石似的聳立着。沒有一點小火光照亮。吹雪掃着旋風，一團團的雪捲在空中飛舞，似乎有透明的，寒冷的，迅速的偵察兵的影子在街上跑過。

他們躡在雪堆旁邊，互相緊靠着背。平衡的，銳敏的，逐漸放大的嗡嗡之聲愈來愈近。他們把腦袋縮在肩膀裏。不知什麼地方的拐角那邊，衝出紅色的火焰，炸裂的響聲在街上飛過。一座屋子上飛下冰柱，在地上鏘然的攪碎。

「哎呀，別把她碰着了啊！」伊林娜說。

「不，她在那一面，你們要在那地方去找，」那行人說，「在那盞路燈後面去找。我要走了。今天敵人又蠢動了，還要傷了人呢。」

伊林娜並不是產科專家。她本來是在產婦收接處值班的，但是現在却要在夜裏，在飽彈炸裂的地方去尋找這生產着的婦人，無論如何要去援助她。這裏是沒有什麼可等候的。沒有什麼別的人會來援助的。是一個深沉的黑夜。吹雪，嚴寒，射擊。一陣陣新的砲彈帶着金屬聲和風嘯聲在頭頂上飛過。伊林娜和護士從這座雪堆跑到那座雪堆，停下來，傾聽。

呻吟聲從右面傳來。他們撲到那裏去，果然正像那行人所說的，在路燈後面，有一個女人用背緊靠着牆壁，坐在嚴閉的門旁的雪地裏。伊林娜在她的面前伏下，簡直就跪在雪裏，那女人用發燒的，戰抖的手抓住她的手。

是的，把這女人送到產科醫院去已經太晚了：她已經生養了。在雪裏，在黑暗的，由爆炸的砲彈光所照耀的冬夜，她生養了。伊林娜環顧一下。一切都像陰暗的幻像。雪落在領口裏，有力的勁風打擊面孔；手凍着，由於激動，心簡直跳得她可以聽到撲通之聲，似乎，任何列寧格勒都沒有，只有荒涼的，暗黑的，在敵彈呼嘯之中被湮沒在冬季風暴之下的荒野。徒自敲這嚴閉的雙扉，徒自招呼什麼人，——街道是空曠的，在天亮之前，這街上不會有一個人走過。

就在這裏，在這黑暗中，在這任風吹處的露天的地方，誕生了一個新的生命。應該拯救這生命，應該把它從寒冷，從黑暗，從大砲的手裏搶下來。她的耳朵不再聽到射擊和爆炸的聲音。她幫助那女人，好像事情是在房間裏進行，好像和往常一樣……

……她把那嬰孩高高的舉起，

好像是把他的軀給橫臥在暗黑之中的整個偉大的城市看。她抱着他，緊貼在自己的胸口，一塊溫暖的嚶嚶而哭的肉塊。她把自己的皮襖蓋着他。她在雪裏走着，這雪上還沒有人腳的蹤跡。

由護士扶着的產婦，像一隻羽毛蓬亂的大鳥似的隨在她的後面拖着步。她跌倒在雪堆裏，她的乾燥的嘴唇喃喃道：「我自己……」護士自己也是個疲乏的，困憊不堪的人，老是說着一句話：「馬上就到了，馬上，已經近了……」

吹雪把一掬掬的乾雪拋在他們的臉上。不知什麼地方，玻璃被轟擊之後，像雨點似的落下。他們像黑夜，寒冷，砲轟的征討者似的走着。

假使必要的話，這一行列可以經歷全城，捧着這小小的新生命，在這奇怪的時候來到我們城市的這小小的新人。

母親已經知道，是生了一個姑娘。她有時把手伸到前面去，伸到抱着嬰兒的伊林娜跟前，宛然要叫她站下，但又重新放下了手。

她們來到產科醫院。當她已經躺在床，有人在她旁邊周旋，幫助她弄得更好些的時候，她招呼伊林娜去，用嚴肅的，幾乎是嚴峻的

低語聲說道：「你叫什麼名字？」

「你問這做什麼？」伊林娜問道。

「我要知道！」

「我喚做伊林娜。你要我的名字做什麼？」

「我要把我女兒這樣稱呼——讓她記念你。你救了她的命……真心的謝謝你！」……

於是她吻了她三次……伊林娜轉過身去，哭起來了，自己不知道爲什麼。

四 母 親

「我們去看看他！」母親說，奧麗雅（Оля）知道，她這樣稱呼的是誰。

他——就是兒子，奧麗雅的哥哥波利亞（Боря），志願兵。他說，他和他一班裏的全體同學，一同到軍隊裏去。矮小的，筆直的，憂慮的母親站在他的面前。

「你是近視眼，身體也很弱，」她說。「你不怕嗎？」

「一點也不，媽媽，」波利亞回答。

「你從來沒有打過仗，你將非常困難……」

「沒有關係，媽媽，」波利亞說，收拾着他的行囊。

母親和奧麗雅到他學習軍事的那村子裏去已經不止一次了。他上了課回來，奮激，疲倦，渾身是灰，晒得黧黑，他坐下，於是他們談到城市，談到熟人，談到朋友。關

於戰爭，他們什麼也不談，因爲圍圍一切都已充滿着戰爭。

對於奧麗雅，到城外去看哥哥，像是到熟識的近郊的地方去作夏日的，平常的，野外的散步。她們在田裏採了野花，趁了電車，回到黃昏的城裏，那充滿着忙亂，和戰時煩擾的城市。

只是最近才一切混亂的。戰錢已經就在近處，很使奧麗雅不安的，是今天就會把她哥哥找去，因爲這時一切都不像那些她們去訪問波利亞的寧靜的和野外的星期日。

他們在田裏走着，田野已經像秋天似的空曠了，野外別莊的門窗都釘好了，運險車，汽車迎面開來。帶着孩子，領着包裹，背着包裹的難民們在路旁奔忙着，一匹死掉的馬把泥腿朝天伸着，戰士們走着，發出壺罐的丁當聲。不遠的地方發出含糊的射擊聲。

她們已經遠離喧鬧的大路。
她們在一條熟識的小道上走着，但是週圍的一切已經面目全非：破毀的柵垣，闌無人聲，一種緊張，警戒，即將發生什麼可怕事的等候。田野裏，低矮叢林的下面，紅軍戰鬥員騎在機槍旁邊，用運貨車作為掩護。當他們走進第一個鄉村的時候，這村子已經完完全全的空了。甚至於連麻雀也不在塵埃裏打滾了，連一隻雞，一隻狗都沒有了。灰烟裏也不冒出烟來，空空的，歪歪斜斜的長凳排列在房屋前面，只有光亮的夜裏^②，當着霞光，當大家都睡着的時候，鄉村才會成這個樣子。但是現在誰都沒有睡覺——這是荒涼。

奧麗雅隨着母親在這荒野的寂靜中勇敢的走着，母親跨着靜靜的，但是確信的步伐向前走著。

第二個村子在燃燒。當她們昇登一座小山的時候，她們不禁停了下來，赤紅的火鬚在屋蓋上面掃蕩，誰都不去撲滅它們。幾座村舍已經變成一堆灰燼，這是驚人的景象。

奧麗雅拉拉母親的袖子，但是

^②指「北極夜」，因為列寧格勒地近北極圈，一年有幾夜是通宵明亮如白晝的。

母親安靜的說：「我們得走到那座小林子跟前，」——於是她們在夾在燃燒着的房子之間的街道上走着。

當她們走過這村子，下降到一個小小的窪地時，發出一種逐漸擴大的金屬聲，它是這樣頑強和無法避免的逼近，簡直耳朵聽得發疼。母親停下，垂下了頭。奧麗雅也這樣。她明白，她們兩人不應該撲倒路上，而朝地的輪着，她們應該走，去找波利亞，假使她們在每一顆砲彈面前倒下，那末她們就永久走不到，永久見不到他了。

砲彈在小丘後面爆炸。泥土滾滾緩緩的在空中落下。它剛剛落下，另一個砲彈又打來了。她們向前跑着，在低矮的叢林裏跌跌撞撞的跑着，因為大路上不斷捲起一個個交織着紅色閃光的黑球。奧麗雅全身發抖，她的嘴唇燥乾了，但是母親仍舊毫不猶豫的走着，奧麗雅懷着一種盲目的思想隨在她後面：不會打中我們的，決不會打中的。決不會的……

波利亞在那裏居住過和學習過軍事的村子簡直沒有了。在原來村子的地方，立着黑色的柱子，有些地方燒焦的木板形或奇異的堆積。甚至於樹木都燒盡或是連根拔起，